

贈閱

公安部隊文藝叢書

通訊報告集



為了神聖的祖國邊疆

公安部隊文藝叢書

爲了神聖的祖國邊疆

通訊報告集

中國人民解放軍公安部隊政治部出版

一九五四年

爲了神聖的祖國邊疆

編輯者 公安部隊政治部文化部

出版者 中國人民解放軍公安部隊政治部

印刷者 華北軍區政治部印刷廠

一九五四年八月

「公安部隊文藝叢書」編輯例言

- 一、「公安部隊文藝叢書」，主要編選反映我公安部隊鬥爭生活的作品，供部隊閱讀和上演。
- 二、作品的體裁包括小說、戲劇、詩、歌曲、美術、通訊報告及其他各種文藝創作。
- 三、叢書按作品的體裁分編，長篇作品印單行本。
- 四、叢書將繼續編輯出版，希望我公安部隊各級文化部門不斷的推荐優秀作品，特別是反映黨在過渡時期總路綫及我軍現代化建設的作品。
- 五、推荐作品寄交軍委公安部隊政治部文化部。

目次

警衛着天安門的戰士們	梅樹成 (一)
爲了神聖的祖國邊疆	洪圖 (四)
和平使者在深圳	余冠鰲 (八)
萬里邊防	雷奔 (一一)
屹立在祖國邊防前哨的「幸福城」	孫藹亭 (一四)
捍衛着祖國的牧場	覃也 (一七)
從西安到迪化	李月瀾 (二〇)
讓海上像大陸一樣自由	紀流 (二四)
寄給北京的朋友	丁素 (二八)
東山島	愿堅 (三二)
昇旗	石兆平、張克剛 (四九)
新年之夜	陳詩信 (五二)

艱苦戰鬥在鷓鴣山

唐文喜 (五五)

建城

周邦楨 (五八)

修路

張仲雄 (六一)

勇士們戰勝了永定河

楊盛樓 (六四)

海島花園

趙登科、石兆平 (六六)

夜半風雨救列車

楊秀謙 (六八)

爲了一個目標——社會主義建設

張好年 (七二)

水的故事

周邦楨、吳世英 (七五)

親人

張保平 (七七)

草原軍民

張國湧 (八一)

守衛天蘭路的一個回族連隊

屈秉餘 (八三)

打虎

李曉南 (八五)

當渡船快要沉沒的時候

符文波 (八八)

一件平常的事

王倪 (九二)

附：平凡與偉大

收到慰問品的時候·····	陳英（九七）
憑着咱有了文化·····	張新義（九九）
愉快的選舉日·····	徐敬恒（一〇二）
當我看到了憲法草案的時候·····	關振鈴（一〇四）

警衛着天安門的戰士們

梅樹成

天安門，雄偉地聳立在祖國的首都。它那金黃色的瓦牆，朱紅色的粗大圓柱、牆壁和大門，都放射着中華民族偉大智慧的光彩。它好像一顆燦爛的明星，照耀着欣欣向榮的祖國。有誰能知道，它吸引着多少雙無限熱愛的眼睛，又鼓舞着多少顆深切嚮往的心！有多少人每當想起日夜緊念的領袖毛主席就聯想到：北京——天安門！

正是警衛天安門的光榮責任，落在北京市公安總隊戰士們的身上，他們怎麼能不引為最大的幸福和驕傲呢？每當他們踏上金水橋，仰望着分立兩旁的潔白的華表，和飄揚在廣場上空的五星紅旗的時候，激動的心情是無法抑制的。他們愛天安門勝於愛自己的母親。那倒不僅是因為他們長年累月地陪伴着它，而是因為他們認為：天安門就是祖國的象徵，也就是和平和勝利的象徵；保衛它就是保衛祖國的尊嚴，也就是保衛世界和平和人民的勝利。因此，他們和天安門的情誼日益深厚。他們不管見到誰，都要不厭其煩地向人們介紹和誇耀它，或者講述人們熱愛它的故事。戰士裏鳳等同志常愛講起的故事是：

前年冬，一個大風雪的深夜，來了一位志願軍同志。他要回前方，但為了完成戰友們的囑託，繞道來到天安門前，仔細地看了它。他問我：「毛主席檢閱時站在哪兒？」我告訴了他。他看了又看，

還說：「你在這兒保衛天安門多幸福啊！你看見過毛主席嗎？」我說看見過。他就緊緊地握住我的手，激動地問道：「毛主席身體怎樣？」我說：「毛主席非常健康。」他放心了，高興地把我的手握得更緊了：「那太好了，同志，謝謝你，我得趕火車去。」他這麼說着並沒走，還是戀戀不捨地望過兒，看那兒。我提醒他火車開的時間快到了，該走了，他才驚覺過來，急忙跑去。他一邊跑，還一邊回頭來望。……

自開國大典到現在就警衛着天安門的戰士陳龍海同志，常喜歡講幼兒園的小寶寶的故事：他們常到這兒來參觀，問這個又問那個，「天安門有多高呀？」「毛主席什麼時候來？」「現在來不來？」……他們誰都想要問你，誰也都要想得到答覆，回答慢一點都不行。當他們聽說毛主席以後還要來，就高興了，拍着小手又叫又跳，過後就像合唱似地一齊說：「天安門偉大，毛主席到這兒來；解放軍叔叔，你也光榮哪！」……

這樣的故事，戰士們能講得很多。有一個翻身農民，爲了感謝共產黨和毛主席的恩情，由三千多里遠的偏僻農村來到這兒，要向共產黨和毛主席傾吐他衷心的感激。有一天，十多個越南華僑遊覽天安門後，熱誠地要求和戰士們合影，說：「和你們合影，就等於同全國的英雄的中國人民解放軍合影一樣！」……不知道這些故事感動了多少人，而戰士們自己也在講述這些事實中得到教育。他們說：這些事實，使我們多麼感動啊！我們瞭解人們爲什麼這樣熱愛天安門。正是爲使人們安心地生產、戰鬥、學習，我們才百倍警惕地警衛着它。陳龍海同志說：「我雖然陪伴它過了四年多，可是我一點也

不嫌長，如果要我離開它我是捨不得的。我寧肯一生都在保衛它。」這正是每個同志的願望。戰士們都說：我們是生活、工作在崇高的榮譽裏；祖國人民信任我們，才交給我們武器保衛天安門；我們要百倍警惕，堅決完成任務，以報答黨和人民對我們的信賴。這些話，就是鋼鐵般的誓言。他們誓衛天安門的英雄行動，正是實踐這個誓言的證據。

不管風裏雨裏他們都堅守在崗位上。就是嚴寒的風雪冬夜，他們也不停地巡邏在天安門的周圍。雖然哨位附近有避風閣，但誰也不肯進去。戰士郭進雲、王彥祿等在大雨天裏，衣服都淋透了，領班員讓他們進去避雨，他們却說：淋點怕什麼，警衛要緊。戰士池世傑說：「冬天凍得難耐的時候，我就想起毛主席在這兒檢閱隊伍的情景，同時想起人們對天安門的深情厚意，身上就又覺得暖和了！」戰士鄭桂昌，因為在烈日下守衛天安門廣場上的大旗杆，臉晒得黑黝黝的，他却說：「開國大典時，毛主席按電鈕從這個大旗杆上第一次升起五星紅旗。從那時起，我就守衛着它。我的黑臉就是這光榮的記號！」

每逢節日，他們和所有的人們一樣沉浸在歡樂裏。天安門前浩蕩的幸福的人羣，狂熱地唱歌、歡呼、跳舞，照得漫天通亮的燄火……這一切都使他們覺得幸福與光榮；但是他們一時也沒有忘記提高警惕。他們對自己的工作都具有高度的責任心和榮譽感。四年來天安門沒受點滴損壞，完成了祖國和人民所賦予的莊嚴使命。由於他們兢兢業業的工作，受到領導方面的三次表揚。

爲了神聖的祖國邊疆

洪 圖

大門島是祖國南方海上的一個人烟絕跡的荒島，沒腰深的野草和成羣的蚊虻，統治着這塊土地。

香港和澳門的反革命分子，把大門島當作一塊跳板，妄想經過它潛入大陸。控制了大門島，就等於扼住了這一帶水路的咽喉，使反革命分子無法從這裏偷渡。

大門島緊挨着三灶島，相隔不過一華里，是三灶島的側翼陣地。三灶島曾經是日本帝國主義進攻華南的前哨陣地——停泊過巨型軍艦和大隊的飛機。如今，在三灶島上，仍然有着飛機場和港口的遺跡。

公安部隊的邊防戰士，守衛在大門島和三灶島上。

白天，島上酷熱；夜晚，睡覺又必須蓋棉被，這裏是惡性瘧疾孳育的溫床。燒野草、挖工事、搭起草棚、安上家、放上瞭望哨，邊防戰士們熱愛着三灶島和大門島。本來，這兩個島嶼，就曾經是勞動人民用血汗創造的家園……稻苗迎着海風騰起細浪；椰子蔭下，母親引逗牙牙學語的嬰兒……

「是國民黨反動派把島上的百姓投進了火坑；是法西斯強盜把兩個島子作踐成人烟絕跡……」三灶島上的關丙孀老婆婆，向邊防戰士們敘述了敵人毀滅三灶島的慘痛故事。

「一九三八年正月十八日，國民黨一槍沒放就把三灶島讓給了日本鬼子。二月二「龍抬頭」那天，

鬼子強逼着草堂、春花園、鄧家村所有的百姓到飛機場開大會。我們一家人都去了。鬼子把男人和婦女分開排成隊，命令男人們掘了一條又深又長的壕溝，……爲什麼要掘這條溝呢？……我拉着孩子的手，看看鬼子那兇煞的眼睛，尋找着人羣中我的男人，……「關老婆婆的眼淚簌簌地流了下來。戰士們安慰着關老婆婆，她繼續講道：

「那時候，天上沒有烏雲，地上沒有起風，可是，天昏地暗了。鬼子的機槍從四面咕咕叫開了。壕溝裏，人和鐵鎬倒在一起，黑壓壓的一片。幾千條人命都毀在壕溝裏。我男人也在裏面……」關老婆婆抽噎得很厲害，戰士們的眼睛，都冒出火星了。

我躲藏到深山裏，……

「……過了七年。鬼子投降後，我們回家時，山頭上，小路邊，到處都是可怕的骷髏；稻田裏，荒草沒了腰。」關老婆婆格格地咬着牙齒，繼續說：

「幫着鬼子殺中國人的那些殺千刀的漢奸，在抗戰勝利後，可成了『地下英雄』，還是當大官欺侮老百姓。解放後，他們又躲在香港，還夢想『反攻大陸』呢。」關丙嬌老婆婆向圍在身邊的邊防戰士看了又看，最後，擦乾眼淚，堅定地說：「有了解放軍同志，我們就永遠放心了。」

關老婆婆代表着千萬萬受難的人民，她的仇恨就是戰士們的仇恨；看到美帝國主義要武裝日寇，戰士們抑止不住心頭的怒火，面對着巨浪滾滾的海洋，莊嚴地宣誓：「保衛祖國的土地，不能後退一寸！」

戰士們割來野草，在岩石上搭起哨棚，蓋好帷帳營房；有宿舍，有伙房，有俱樂部，有課堂，還欄了豬圈。每當太陽西下，落潮的海水輕輕地冲刷着岩石的時候，這裏便響起保衛邊防的嘹亮歌聲——他們把荒島變成了自己溫暖的家鄉。

有時，熱帶的風暴，捲起數丈高的巨浪，夾雜着震人的海嘯，像一隻暴跳的野獸，向這一帶海面襲來。今年七月裏，就有幾十條沒來得及攏岸的漁船，在三灶島近海的巨浪中粉碎了。

風暴掠過大門島，捲走了駐島部隊的伙房和俱樂部，最後，只割下一間草房子，也眼看就要飛走了。十幾個人抱着柱子，用指頭粗的麻繩，狠命地拉住屋頂，總算把房子保住了。就在這河床似的地鋪上，他們整整睡了三夜。

熱帶的風暴，一氣颳了三天，帆船都不敢在海上露頭，守島部隊的糧食，眼看就要吃完了。戰士們三天喝了三頓稀飯，最後祇剩了三斤米，十幾個人便冒着傾盆大雨，到岩石縫裏找蛤蜊吃，看看一望無邊的、不馴服的海洋，依然沒有桅桿的影子。

共產黨員鼓信鼓勵着大家：「困難是暫時的。比比志願軍，咱們還算什麼苦？」接着他就講開了當年在熱河打游擊吃草種子的故事——沒有克服不了的困難，這就是人民解放軍的英雄氣概！

颱風，能將一人抱不過來的大樹連根拔起，但，却撼動不了邊防戰士的鋼鐵意志；因為戰士們已經在大門島上扎下了根——這是用仇恨和熱愛鑄成的……

會有這麼一個炊事員，機警地藏在船艙裏，暗暗地接近了一隻掛着白帆的快艇。快艇裏坐着一個

殖民者，他竟敢航行在我們祖國的領海裏，貪婪地眺望我們祖國的土地。突然，冰冷的槍口對準了他，嚇得他一個勁「篩糠」。事後調查，這位「熱心」於我們肥沃土地的人物，是某國的一個少校軍官。

邊防戰士熱烈地關懷着祖國即將開始的大規模經濟建設，他們確信：不久的將來，在我們的海岸綫上，將矗立着巨大的氣象台，準確地發出熱帶風暴移動的消息，永遠解除了颱風對漁民的威脅；我們將有無數巨艦，威武地巡邏在海洋上，保衛人民的和平勞動。他們以毛澤東的戰士自豪，決心永遠忠實地保衛祖國的神聖邊疆！

和平使者在深圳

余冠羣

十一月七日上午，剛在北京開完了亞洲及太平洋區域和平會議的緬甸、印度、巴基斯坦三國代表四十一人，由廣州乘車抵達深圳。

在深圳車站月台上站滿了歡迎的人們。代表們下車時，臉上還洋溢着在北京開會時的興奮和激動。伴隨他們下車的是從數千里外的首都一直把他們送到邊界的工作人員。

我邊防檢查站僅用了一刻鐘的時間就把代表們的護照檢驗完畢，而香港英國邊界當局在這方面所用的時間竟達一個多小時。

在小道兩側，插滿了象徵和平的綠色小旗，還有幾座紅色的小牌坊；在出口處，傲視着香港警察的是用中、俄、英、法四國文字寫成的和平萬歲的標語；在邊境鐵橋的兩邊鐵欄杆上，早就豎起了兩個大布牌，上面畫着畢加索的振翅而飛的和平鴿。

天氣是那麽晴朗，邊境的小河靜靜地流着，陽光很和暖，人們的臉上帶着愉快的笑容。空氣也和往日不同，充滿了節日似的、歡樂的氣氛。

代表們開始出境了，他們從小徑的斜坡走上了橋頭，這就是分手的地方。歡送的人們開始和代表們握別、擁抱，代表們和所有的歡送者都握過手了，握得那麽緊，使人真正感受到和平與團結的力

量。他們都輕輕地低喚着「和平萬歲」，人們的心情都在這簡單的四個字中表露出來了。「和平」，「和平」，難道還有比這更高貴的字眼嗎？

有人在帶頭喊，「和平萬歲！」擁擠在橋頭歡送的人們也舉起手，高喊着「和平萬歲！」和平代表們的情感，在這時再也不能控制了，所有的女代表都哭了，男代表也多數落了淚。有一位代表奮臂高呼：「和平萬歲！」其它代表也跟着喊。歡送的同志也伴着喊。「和平萬歲」的聲音匯成了一片人民的巨吼，炎夏的霹靂！

有些代表捧着臉，感情激動得說不出話來，然後他們用手帕一邊拭着眼淚，一邊微微地向歡送者招手，依依難捨地用他們的表情來和歡送者道別。

在這時候，要不感動是不可能的。和平的繁榮的景象，在和平中生活着的幸福的人們，愛好和平的人民和他們在接待和平代表時所表現出來的那種真摯的情感，這難道不令人感動嗎？而「原子生番」們却正在夢想用戰爭來毀滅這一切，他們想用青年人的鮮血、婦女們的眼淚、孩子們的啼哭來代替幸福和自由。這難道不令人激怒嗎？

歡送的人們開始唱「全世界人民心一條」，唱了一遍又一遍，唱完以後，在英界的代表們又用吶喊的喉嚨高喊「毛澤東萬歲」。這五個字包含了代表們所有的感激和希望。不是嗎？新中國是亞洲人民解放鬥爭的燈塔，而毛澤東就是亞洲的和平旗手。

這樣的情況感動了我們在場的所有同志，身經百戰的邊防部隊首長們，緊握着槍桿守衛着邊疆的

英勇戰士們，他們的眼睛也不由的潤濕了。眼淚，對軍人來說，好像是一個不調和的字眼，然而在這中間我却並沒有找出任何矛盾的地方。就是這些掌握了武器和槍桿的人，最有力的保衛了和平，使帝國主義戰爭挑撥者不敢隨意玩弄戰火。在我們邊防軍來說，愛和憎是最分明的。正因為他們熱愛和平，所以才痛恨戰爭，爲了保衛人民的和平生活，所以他們才拿起槍桿。

又是歡呼，又是歌唱，和平的吼聲在邊境上震盪着，香港警察顯得很狼狽，狗夾尾巴似地在一旁站著。讓他們感受一下和平人民的力量吧！應當讓他們清楚地知道，人民的力量是大得無比的！誰侮辱了人類的莊嚴誰就該受到歷史的懲罰！

熱烈的場面持續了近一小時，代表們要趕到九龍乘火車，不能再就攔他們，歡送的人又齊喊，「再見！」

再見吧，代表們！真理和正義是不可抵禦的，和平的旗幟已在全世界飛揚。